

红色谍报员尾崎秀实的上海足迹(3) ◆ 徐静波

根据佐尔格的要求,尾崎还向他介绍了他在上海结识的具有强烈左翼倾向的日本人川合贞吉。

川合于1930年8月抵达上海,与中共地下党接上了联系,参加了若干左翼活动。川合与尾崎、佐尔格的认识,缘于1931年爆发的“九一八”事变。“九一八”事变爆发后,佐尔格对尾崎秀实说,需要安排适当的人选派往满洲,在那里进行实地调查。于是尾崎秀实与在台湾出生的中共党员杨柳青商量,在上海选出了年龄比较合适、能吃苦耐劳的川合。在史沫特莱万国储蓄会的公寓中,将川合介绍给了佐尔格。

1931年10月某日下午,在上海四川路桥边邮政局的街角,尾崎秀实与川合以及史沫特莱会面,然后坐汽车驶往四马路上的“杏花楼”,在那里与佐尔格秘密会面。“四个人互相握手。一切都已计划好了。如今也已不必询问彼此的姓名,也不必互相道明了。一切都靠直感和信任。”合川回忆道。

川合到了东北后,花了将近两个月的时间,利用他的关系网,探清了事变的整个过程、关东军在那里的兵力和今后的动向,然后返回上海向佐尔格等作了详细汇报。会面的地点,有时会在兆丰公园(今中山公园)。

自此,川合与尾崎结下了深厚的情谊。此后,他也因佐尔格事件在日本被捕入狱,在1943年7月,他在狱中与尾崎最后诀别。

在上海,尾崎除了介绍若干志同道合的日本人之外,他与佐尔格的合作主要是提供自己对于中国政治经济形势的分析。他凭借自己对中国报刊的深入阅读、与中日各界及各国人士的广泛交往和自己敏锐

深刻的分析批判力,向佐尔格提交了不少富有真知灼见的形势分析报告。这些对于共产国际和苏联来说,无疑是十分宝贵的。

1932年1月28日,在日本驻上海领事馆田中隆一等的策动下,以日本僧侣遭到中国人袭击身亡为借口,挑起了所谓第一次“上海事变”。尾崎所在的《朝日新闻》上海支局的所在地也受到了炮火的威胁,办公地临时转移到了今长治路闵行路口的日本旅馆“万岁馆”。尾崎经常受命与同事前往北四川路一带的日本海军陆战队阵地去采访,在硝烟弥漫中目睹了战争的惨相。在战况正白热化的2月初,尾崎受东京总部的命令,乘坐当时还在运行的欧洲航线的外国轮船,将前线的报道照片送往神户港。总部还要求他回日本向各界口头介绍上海战场的实况。尾崎匆忙回到上海后,立即召集川合和佐尔格在史沫特莱的寓所会面,商议他返回日本之后在上海的继任者。他一开始向佐尔格推荐了新闻联合社的山上正义,但山上拒绝了。于是,尾崎就推荐曾经参与上海反战宣传的船越寿雄作为自己的继任者。然后,他携带家人坐船离开了生活三年多的上海,回到了日本。

在日本参加了“拉姆塞”小组

回国不久,尾崎便渐渐展现出了他在中国研究方面敏锐的观察力和犀利的分析力,曾出版了《处于暴风雨中的支那——转换期支那的外交、政治、经济》(1937年)、《从国际关系中看到的支那》(1937年)等6本专著和数篇论文,成了当时日本卓有影响的中国问题评论家。他甚至

担任了启动全面侵华战争的近卫文磨内阁的智库成员。

1933年9月,佐尔格被派往日本。他设法与《法兰克福日报》等几家德国新闻机构联系,取得了派驻日本记者的资格,并在东京获得了德国大使福莱次希的信任。翌年10月初,他加入了纳粹党的东京小组。他在日本的主要任务是观察“九一八”事变以后日本的对苏政策的动向,研究日本的对苏进攻计划等,其关键是收集有关日苏关系、德苏开战的时期和日美谈判的经过这三个方面的情报并作出研究分析,将相关的情报提供给莫斯科。

1934年4月或5月的一天,有一个名曰南龙一的陌生年轻人(后来知晓他是美国共产党日本支部的成员宫城与德)突然到尾崎所供职的《大阪朝日新闻》社,说有一个他在上海相识的外国人要见尾崎。当日晚上,尾崎在一家名曰“白兰亭”的中国餐馆请这位年轻人吃饭,到了现场才获知这个外国朋友就是佐尔格。一周后,尾崎与佐尔格在奈良公园的猿泽池畔见面,从此建立了联系。

佐尔格在日本组成了一个共有39人参加的“拉姆塞”小组。精明干练、才华出众的佐尔格很快就取得了德国驻日本大使馆武官欧根·奥特(后出任德国驻日本大使)的信任,从他那里以及大使馆内获得了许多机密的情报,包括德国可能进攻苏联的日期。尾崎则利用他在日本内阁和满铁调查部工作的背景,收集了不少相关的情报和分析报告,总共给佐尔格提供了53份有关日本政治、经济和军事问题以及日本关于中国的政治策略等相关机密的材料。尾崎向佐尔格提供的主要

情报有日本与汪伪政府之间进行的日华两国国交调整条约文案,有关日美谈判的近卫提案以及在满洲的日军对苏联的动员实况等。情报传递的途径之一是“拉姆塞”小组成员、最早介绍尾崎与佐尔格接上头的宫城与德充当尾崎女儿扬子的绘画教师,通过扬子之手来交接情报。

平静地走上了绞刑台

1941年10月上旬,宫城与德以及其他一批成员相继被捕。10月15日上午,尾崎在东京目黑区佑天寺借住的家中遭到逮捕,被关押在目黑警察署接受调查。三天后,佐尔格也在住所被捕。

按照警方的逻辑,尾崎之所以会出卖国家机密,当然是以此获得金钱。警方从各个方面讯问了与尾崎有关联的多名被捕者,当时的法官私下透露说:“可是检察官们讯问的结果,却是指向了相反的方向。被讯问的被捕者在强调尾崎并非是为金钱在工作这一点上,达到了完全的一致。”

曾经推荐尾崎成为近卫内阁参议的时任内阁书记官长、后在第二次近卫内阁中出任司法大臣的风见章,曾记述了当年担任尾崎案件第一审法官的高田正对他说的这样一番话:“尾崎也好,他的同志德国人佐尔格也好,都是了不起的人物。两个人都是廉洁高尚的人,而且头脑都十分聪慧,为了守护自己所信仰的马克思主义,有着一团烈火般的激越的灵魂,令人想起古代的志士仁人。我虽然作为法官在审问他们,心里却是深深地敬佩他们的。”(他不仅没有收取一点工作经费)反而还从自己并不宽裕的收入中缩减出钱款来充作行动资金,高田法官承认,



尾崎秀实与妻子在东京的墓地

在金钱上,他没有丝毫的污点。

11月7日,尾崎首次被允许给家里写信。以后直至被处死的三年间,他共写了两百多封信。现存有243封,后被编为书信集《爱情如陨落的星星一般》出版。

1944年11月7日早上,在东京巢鸭拘留所,尾崎吃完早饭后,写完了给家人的最后一封短信。当他正翻开一本书准备阅读时,看守所叫他出来。他一切都明白了。将牢房收拾整理后,换上了早就准备好的干净衣服,然后平静地走了出来。所长严肃地告诉他:奉司法大臣之命,今天执行死刑。尾崎神情不改地轻声答道,知道了。教诲师带尾崎走进一个房间,在一角供奉着佛坛。尾崎礼拜之后,教诲师示意他可以取食为死刑犯准备的豆沙面包,尾崎微微一笑回答道:“即便像我这样的老饕,今天这面包也就免了吧。”但他接受了递上来的一杯茶,一饮而尽。

尾崎对他身后的人说了声再见,就稳步走向了绞刑台。就在同一天,佐尔格也被处以绞刑。

(摘自《上海滩》2015年第1期)

明星狼

王为民



24.一定发生了特殊的事情

Cloudy 还是冷静得像一尊雕像,对我的热情没有任何回应,当我走到它面前,隔着铁网伸出手示好,盼望它能像从前一样,探过头用长长的鼻尖吻我的手指,然而,让我寒彻身心的一幕发生了!

Cloudy 竟然侧过头去,迈着不紧不慢的步子,走远了,如同我只是一股空气!现在轮到我是雕像了!我呆呆地僵在那儿,笑容凝结在脸上,望着 Cloudy 的背影,嘴唇动了却没能发出任何声音。Cloudy 拒绝了我!

安德鲁走过来轻轻拍拍我的肩膀:“Max,别着急,你来得太突然了。”我缓过神,身体被强烈的寒意侵袭,轻轻地发抖,在本已寒冷的加拿大,Cloudy 让我更冷,更寒。“呃……还好吧……”我尴尬地咧咧嘴,说出一句自己都不明白什么意思的话。

“别忘了,Cloudy 可是咱们最有个性的明星狼,当然要是有些明星的风范嘛。”安德鲁继续安慰我。“是……还真以为是自己是明星呢,这个家伙!”我也尽力为自己的尴尬开脱,可目光一直没离开 Cloudy。它走到狼舍旁,安静地趴下来,也看着我,一脸若有所思的目光和神情。到底是怎么啦?! Cloudy,你真的不认识我了?我千里迢迢就是为你而来啊!

在 Cloudy 的身上一定发生了什么特殊的事情,否则,它是不可能对我视同陌生人的。我可以接受任何一只狼的麻木和冷淡,但 Cloudy 不行!会有什么特殊的事发生呢?一种奇特的想象在我的脑海中慢慢荡漾起来——难道就像某些耸人听闻的小道消息所说,这些外国人在用 Cloudy 做某种动物实验? Cloudy 是纯种的蒙古狼,具有一定的科研价值,尤其是它的智商和情商都超过同辈,更值得研究。

我拉着安德鲁走出房间:“告诉我,你们到底对 Cloudy 做了什么?!”我直奔主题。安德鲁望着我,完全迷惑了:“Max,我不明白你的意思。”“Cloudy 为什么不认识我了?”我大

声地喊道。

“Max,有很多事,你的确不知道,我也曾经反复思考,到底要不要告诉你。Cloudy 刚刚从中国来到加拿大时,生过一场重病,险些死掉。”

“怎么了?什么病?!”我马上激动起来,回忆起 Cloudy 那次突发重病,幸亏遇到女医生吴华才死里逃生的惊险。虽然明知现在的 Cloudy 已经度过了危险,正安然地在狼舍里,我还是紧张不已。

“飞机落地后,我们按照以往的方式,将装狼的箱子搬上卡车。其他的狼比较安静……”“Cloudy 呢?”根据安德鲁的语气,我可以判断出 Cloudy 肯定是有所异常。“Cloudy 却一直在撞击箱子。不是那种轻轻地撞击,而是用尽全身的力量,一下又一下……”

“为什么?”我追问。“我无法确定究竟是什么原因,”安德鲁慢慢地说着,“它撞击铁箱,甚至搬运工人都不敢靠近。我也试图按以往的训练命令让它服从,可无济于事。最后,只能等 Cloudy 耗尽体力安静下来,才把箱子装上卡车运回基地。这只是 Cloudy 反常行为的开始,回到基地以后,我更无法控制它了。”

“无法控制?什么意思?”“狼对陌生环境很敏感,这是正常的。所有的狼在来加拿大的第一个星期,警惕性都很高,充满攻击性的,见到人总是远远地避开,如果人的动作幅度稍微大些,它们便会立刻展现出准备攻击的姿态。”安德鲁说。

“那 Cloudy 呢?”“那时,Cloudy 的异常和其他狼的区别并不明显。它总是远远地在角落观察着周围。可大约一个星期后,区别就明显了。其他的狼熟悉了环境,对曾经驯养过它们的人重新建立起好感,又开始活跃地奔跑嬉戏,恢复在了中国时的状态。”安德鲁指指外面的狼舍,“就像 Parker, Silver 现在的样子,它们可能根本不能理解自己是乘坐越洋飞机,来到了地球的另一半。”

“也许,它们以为到了我新搭建的基地吧。”我一直把这些狼当成是孩子,中国的孩子。“也许吧。”安德鲁轻轻地笑了。

这一晚,安德鲁和我谈了很久,我也终于知道了发生在 Cloudy 身上的故事。

9.突闻一声巨响

唐金汉深情地点头:“当我从海上救起你,知道你苦难的身世和你倔犟的性格时候,我就……”他将她搂抱得更紧。露茜娅幸福地破涕为笑:“你真的爱我?”唐金汉:“傻孩子,你是我这一生唯一爱的女孩。用我们中国话说:海枯石烂,爱心不变,难道你感觉不到?”露茜娅:“正因为我感觉到,我才……”她眼睛闭上,送上香唇。唐金汉深情地吻她,当两唇相吻时,突然触电般将她从怀里推开:“不,不。”露茜娅有点惊异:“汉,你……”唐金汉尽量使自己冷静:“露茜娅,请原谅,我……在我俩爱的结合前,我要向你坦诚,我在家里早有了妻子。”露茜娅:“妻子?”唐金汉:“是的,尽管我和她之间并没有爱情,可是……”露茜娅惊讶地问:“你说什么?你和妻子没有爱情?”

二副室内。柯尔在接收电报,站在旁边的阿登纳急切地问:“上面怎么说?”柯尔:“命令我们今晚行动。决不能让‘圣安东尼’号进入黄浦江!”他们披着雨衣,拎着旅行包鬼鬼祟祟地急匆匆闪过。

舱内,露茜娅继续问:“没有爱情怎么可以结婚?”唐金汉:“我怎么跟你说呢?这叫‘父母之命,指腹为婚’,我的父亲和她的父亲是结拜兄弟,当父母婚后怀着我们时就决定:如果两位母亲生下的是同性,我们就成为兄弟或姐妹,如生男育女,则成为夫妻。”

露茜娅:“那有爱情吗?”唐金汉:“我和她只有夫妻之名,没有夫妻之实,我和她……”露茜娅:“我听不懂你的东方神话,我不要听。”说完想走。唐金汉一把拉住她:“露茜娅,请听我解释……”露茜娅尽量让自己平静:“唐,我们犹太人教规,是不能和非犹太人结婚的。”

唐金汉:“我愿意皈依你们的犹太教,按照犹太教规:犹太女人嫁给非犹太男人,只要他皈依犹太教,他们的子女仍可被视为犹太人……”露茜娅:“可是你已经有妻子……我不愿意我的死去与活着的父母和亲人遭到上帝的天谴!”说完,向舱外奔去。海上狂风大作,雷电交加、大雨倾盆。唐金汉追出门去、大声地说:“告诉你,我根本就没有碰过她……”

露茜娅在雷雨中的甲板上奔跑,并未听见他的话。“露茜娅!”唐金汉奔出追赶。

突然,远处一个黑影闪过,唐金汉立即警惕地停了下来,跟踪而去,只见那个黑影拎着一个旅行包来到后舱,打开包取出定时器在校正。

唐金汉:“炸药!”他欲上前制止,背后有人用扳头将他打昏在地。

“谁?”听到响声,那黑影,就是二副柯尔警觉地问。“是我,阿登纳。这个中国小子在跟踪你,被我干掉了。”柯尔:“干得好,救生艇准备好了吗?”阿登纳:“都准备好了。”柯尔:“快走吧,15 分钟以后,我们在海上为‘圣安东尼’号和1200 名犹太人送葬吧!”炸弹定时器的秒针“嘀嗒”响着。夜深沉,全船一片静寂。露茜娅独自躲在角落里伤心低泣。她突然听到声响,抬起头来张望。落在海面的救生艇突然离开轮船而去,两个人影在艇上晃动。露茜娅见状,慌忙站起,向报务舱奔去,见唐金汉不在,又向后舱奔去,在后舱口她脚下突然被绊了一下。待她定睛细看:“唐?”她急忙俯身晃动他。唐金汉

渐渐苏醒。露茜娅:“唐,你怎么啦?”唐金汉突然惊起,二话不说,急速爬起,踉跄进入后舱。他找到那只打开的旅行包,见到炸药和定时器——此时定时器上跳动的指针逼近定时点。他当即拎起旅行包,向门外冲来,后舱口,却见露茜娅挡在舱口,唐金汉推开她,疾行如飞地向前奔去。只见他跳上楼梯,冲到船尾,运足力气,将旅行包远远地抛入海中……

突闻一声巨响,海里冲起高高的水柱,船体随即激烈的摇晃,唐金汉被气浪摔倒在地。船舱室里,彼得船长从梦中惊醒。巨响和船身晃动惊醒全船水手和难民,男女老少都惊恐万状。

甲板上。露茜娅奔上来,急呼:“唐!”将震倒在地唐金汉扶起。船长、大副、和一些船员闻声跑来询问。亚当斯船长:“发生什么事?”唐金汉幽默地说:“大概是上海港为欢迎我们放的礼炮吧!”他头痛欲倒下。亚当斯船长急上前扶住:“唐,你……”

犹太难民在上海

耿可贵

